禪與我的生活

楊福能

呵！當世界人口之多幾至地球不堪，而如是多之人口每人等著分享至少三噸黃色炸藥之時，某人只是想到一蝸牛在地上爬的事，雖然老鷹、蝸牛元是一般，然因天馬行空高高在上的事他做不到，他只知道爬的足跡，所以他就這麼地想了。又誰知道百年三萬六千朝，返覆元來是這漢！一切的文字思想都不過爲一時的方便，聖人說明心見性，而見性之性又怎談得，那何妨談談蝸牛在地上爬的那顆心呢？

呵！心他找過，也曾一步一徘徊，更是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，然當他體會到幡之動是仁者心動之時，他已不知道他的心在那兒了，而當聖人說隨心所欲不踰矩以教人時，他就愈自覺莫名其妙了，就這樣，在生活裡他一直做並做「到」讓人莫名其妙的事且層出不窮，不過，不管他走過，做到的是什麼，他眞一直覺得見天地的清曠的，咳！覺見之有心無心，亦不過一念之間，而當他這麼想，竟也就全都忘了。

呵！待說他是小孩子，今天他做的是大人的事，（說什麼過去？未來？）而昨天？昨天是李商隱的昨夜星辰昨夜風，待說他是大人嚒？他偏又胸無點墨，了無城府，更不學李白醉后的陶然共忘機，他醉，不醉都只一個樣，這麼說吧，骨子裡髓子裡他是澈澈底底的小孩子，（在永恆之前誰大了）而小孩子總是率性，（但和率性而爲怕不間隔了十億八千萬里）本來在永恆是不分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，而當他想永恆與率性可是一而二、二而一時，他眞的就不懂了，喲！地上、天空、永恆、刹那、有心、無心……這些小孩子怎懂得，他就喜歡玩，這幾年，他一直裝作大人，不玩這個，現在他想玩了，也希望當他玩累時有人照應他，至於玩得好不好，倒似乎無關緊要的。

呵！一會兒不懂，說不知道，一會兒又莫名其妙，說無關緊要，而不管我說什麼，請不要懷疑我的誠意，

我根本不想隱瞞什麼，我原只是想，現不得不說：「最深的佛法不一定是童話，童話却常與甚深佛法相和」，如有緣，就來來去去吧！

× × ×

我，常住在本院大樓的頂樓，樓下生老病死時刻在演進，也似在我手上托著，因所居處高，窗外一脈遠山恰與眉齊，我就在一間三坪大的房間內呼吸休息。三坪多大，我不覺其小，亦不覺其雅，陳設簡單，一書桌、一張床、一衣櫃、一架音響、一桁老人茶几，是可見的全部硬體。

如我累臥，生老病死在我之下，如我站立，透過窗桁上一株稚子竹的視野，看見一片清天抑或人間塵煙，不過在於我頭頸的角度，而我底眼瞳是不希冀尋覓的。書桌上堆著好一些書，西遊記、紅樓夢、水滸傳、詩選、專業書等，而四書必好幾本，在伸手可及之處，絕多古典的，不薄今人，更愛古人，室內則美樂不絕，原音重現，絕無雜音，雷射唱片更是純純渾厚的古典……幾幾乎不跟流行而行的，而許多流行的事是只能在我門外徘徊，入不得室的，我圖我的自在眞眞絲毫不苟且，別人的流行我則毫不介意，隨它去！

書桌上放有幾張人像，幾張人像，啊！我的瞳孔是光圈，我的心胸是焦距，我的心靈是底片，每每照看，眞是又烙又印，當光圈清楚，底片常感茫茫，而當底片清楚，我的瞳孔每必蒙上鹽水的折射，心胸是又焦又慮，這裡頭的母親的關愛，女兒的期待與我傾一世都塡不滿的愛……對這，我眞有無以言喻的創痛，這創痛，亦唯這創痛，我必要在心上馱著，一世爲人，馱一世。

啊！多蒼涼的賣唱書生走風塵，在這夜半，一心一意想歸去，等是有家歸不得，心上馱的，手上托的，我都放不下……啊……

× × ×

出我房門，有時踏步，有時漫步，也有飛衝的，只這一步之緩急，或已是多苦多難的江湖，出這扇門，亦堪是應境而出，澈底投入了，在這裡確有許多人知道我需要我，我則不甚自知，而不管我做了什麼，沒有誰眞欠了我，我之不甚自知，是因我這麼說，却不知做到了沒，梁武帝建佛廟，印佛經，達摩說無功德，而我自期的：「病人死，我死，病人痛，我痛」畢竟或只做到庶幾無愧而已。

走過坎坷，走過崎嶇，省立南投醫院的婦產科終也生發成牆邊小草，易傾，却也可愛，會來這裡服務是由於一種說不得的際遇，昔我來時，臨危受命，無有得意，却也欣慰，這欣慰來自我底小小煩惱的昇華……我底爲人，任風霜暴雨，造次顚沛亦不著惱的，則我這小小煩惱不過是飢不得食，累不得眠豈不來得可笑，唉！人生常就是這樣的糊塗，糊塗得連自己都覺心疼——一個唉一個嘆號，就算傾盡我一切所有人格全全部部投進去都不一定能化消，我說的是投進去，不是交易買賣，更不隔離。

臨危受命一點不假，不知有多少次就那麼地癱在床上，癱就癱吧！怕什麼？反正，一覺醒來又是生龍活虎，寫到這，不禁笑了，降龍伏虎確是不易，而我根本就不想去降它伏它，隨它！至於生而爲人所必需的責任與担當，那是更連提起都不需提的。

及我來後，平地捲起一場大風雨，演出活生生的倚天屠龍記，最精彩的六大門派圍攻我光明頂可是連家庭、親友、公務、私情、是非、善惡、正派、邪門、愛恨、名譽、江湖、男女全部都攻上來了，呵！我只笑一笑，攤開雙臂，大開空門，除了死亡我倒下去，人間世沒有我玩不起的遊戲，你們想玩，我玩給你們看，只怕你不知道這樣的玩法有多登峯造極⁉大小孩不高興，連法輪都可以拿將起來玩一玩的！

× × ×

法輪？佛祖悟道後寧願寂滅不欲轉法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這個「我」是澈澈底底趙州的「無」，大小孩說玩法輪却一點點也不狂妄

，絕對的慈悲，你高，他更天馬行空，不可思議— 這正是眞如妙境的無窮妙用。禪之於某些人不是空言戲論，而是生死以之，禪之於我，不以文字，而於行路。不過，是如人飲水，說不得的，以溫度計量水溫只能得個約略，以人一切智慧來了解生命也只能落入相對，而生命却是絕對，更在一切佛法之上。

許是十五歲吧，我開始無形的追尋，更是無與倫比的全力以赴，也曾痛醉臥沙場，更曾大哭不斷六小時，（何等的氣魄與担當啊！）佛法無邊，苦海無邊！直至十年前某一天，所有所有的生死迷癡，痛苦問疑竟在一念之間……這一場天人之戰竟然十年就打完，圓滿功德，呵！它是趙州「無」之後的無所在，無所不在，它是慧能仁者心動的心，應境而出，化衆生相。任我這世爲人的毀譽盛衰，得失成敗，都亦不過一時的色相，不在意的。

而我說不在意是眞的不在意，生活實實在在，無可無不可，事業？隨意，那裡不可服務，待人處事，有誰不可與交往，既「無」「心」，那有愛憎？一切隨緣隨善，禪在我生活中成就之一是「無隱乎爾」，平生之事無不可對人及言，而唯是蝸牛之爬，故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焉（觀照！墊底！），我每把禪當作放大鏡，顯微鏡：無中生有，應境而出，怎不是放大鏡，開悟更是必要在每一個念頭上都蓋著全部人格的印章爲基礎，一念之仁，化衆生相，又怎不是顯微鏡!?而所以說隨緣隨善，是因爲只有開悟者纔識得另一個本來面目，而禪師根本就不會，更不懂得如何去揀選嫌棄，只是慈悲地包容，而亦不管來者之有心無心，有知無知，或七十二變，只絕不做負心之人，更不教人負人之法。

喲！而今我只想走一段迷於相癡於心的人間世的路，我終也需要安住，老是飢不得食，累不得眠終或會把我連根拔起的，安住在人間世的家屋，我待投入，這和離相的禪之路會交會嚒？爲時或久或暫，我不名之爲淪落，名之爲輪迴倒也恰當，輪迴？開悟者亦不能免，既在輪迴，我也不想解脫。

突然想起，自己的文字也眞少，十幾年前兩個生死至交相繼逝往，構成了我生命裡無可乖逃的大公案，一人一篇，約一年前我寫了天人之際完結篇，總共纔三數篇，直如滄海孤舟度得了誰？我想文字域是我的淨土，我不太打擾它的，而禪師言禪，只要有悟，則一切的佛經教典亦可有可無，每個人各有其入來的路，連來時路都忘不掉，又怎入得小小的空門呢!?天人之際完結篇不過二百字，而亦可以有無限妙用，堪是我淨土之宗。

× × ×

一個人要修養成「無隱乎爾」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的生活態度，似乎需要經歷過極苦至熱的人性煉爐纔能夠，這是所以閒話生活不得不談及禪的因由。

「萬物皆具佛性，何以他們自己不知道？答：他們知道」正因爲他們知道，所以在我所到之處都有兄弟姊妹帶著疼惜的心情來教我，告訴我，而這個大小孩無不微笑地受教，我常因自己的不知道，不思議直接無距離地去體會溫暖、善良的人性，而以他們所教，我乃知他們之所「在」（「在」不對，「不在」不對，什麼纔對？）我所以說：「在生活裡他一直做並做到莫名其妙」（在我是其妙莫名，他們則是莫明）而其之妙用，眞眞是有教無類，而我呢？從不理直氣壯，只是謙恭地墊底，而當墊底的路人踪滅時，待將法輪輕輕懷起，於是每個人的來來去去眞是「觀照」得又明白又清楚，依然是魚有魚路，蝦有蝦路，日月山川照樣行走，而我，不是神話中的如來佛，是活生生的大小孩，是人之子、人之父、無忌、無隱，喲！這個大小孩竟連禪機都保不住……

然而，生而爲人，又誰會像迦葉在釋迦牟尼猶未開講之前就已發出會心的微笑呢!?